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

散文卷

长裙子短袜子 还有一顶蓝帽子

CHANGQUNZI DUANWAZI HAIYOU YIDING LANMAOZI

一路开花 ◎ 主编



曹文轩 王立春 安世乔·联袂献作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

散文卷

长裙子短袜子 还有一顶蓝帽子

CHANGQUNZI DUANWAZI HAIYOU YIDING LANMAOZI

一路开花◎主编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 / 一路开花主编. --

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8.4

(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. 散文卷)

ISBN 978-7-5705-0231-8

I. ①长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9189 号

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

一路开花 主编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9.5 印张 字数 100 千字

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0231-8

定价: 18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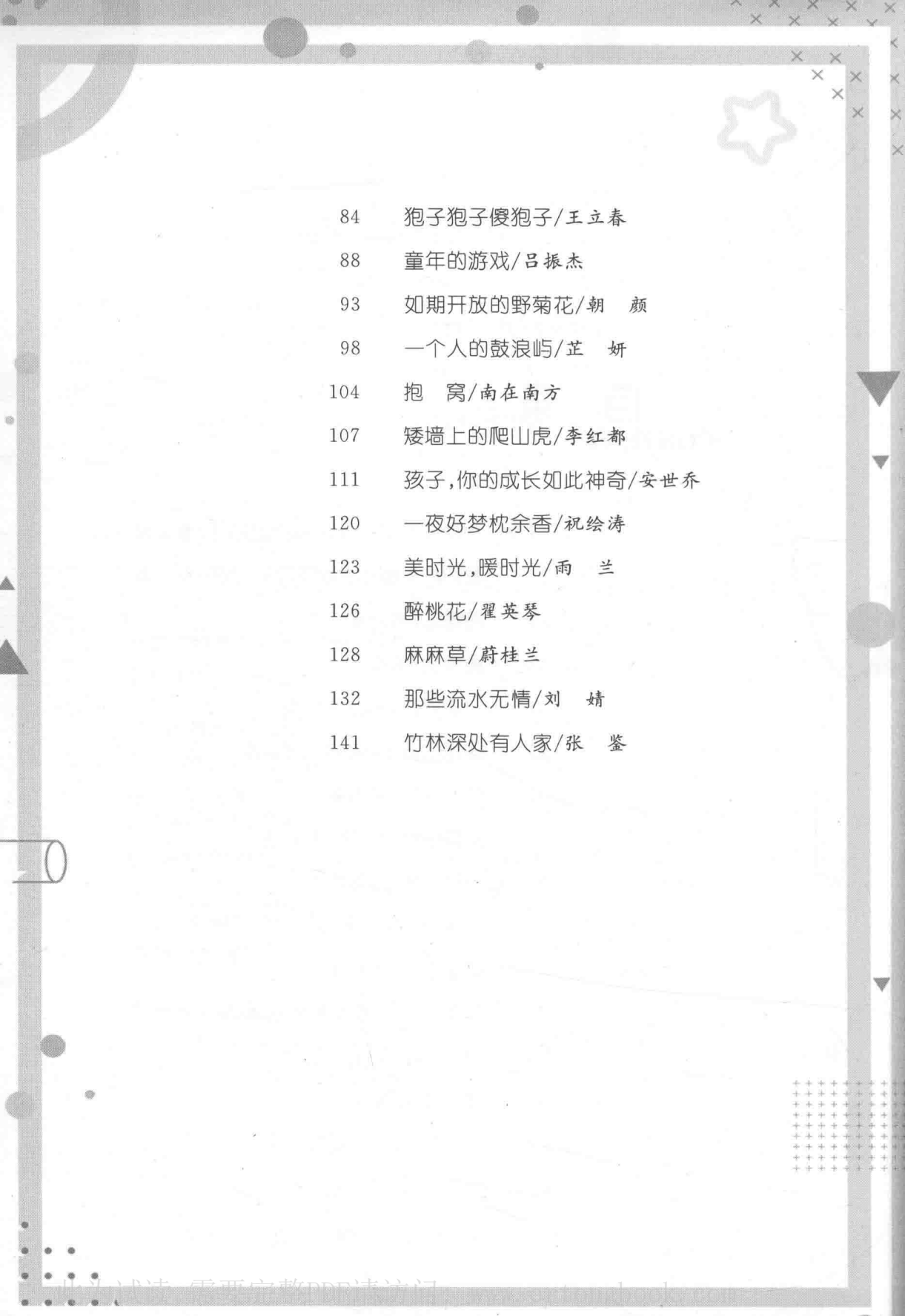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-02-2018-13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

- 1 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/曹文轩
- 12 我们能不能活得和孩子一个样/小山
- 15 掏糞记/刘向东
- 18 捕鱼记/宋峻梁
- 21 一切安好如常/宁雨
- 26 鲜艳的姜不叫鲜姜/刘诚龙
- 31 陌上飞花/刘慧敏
- 35 安静的额尔古纳/赵丽华
- 37 诗意的美好/赵燕飞
- 44 花手绢/马思源
- 51 镇馆之宝/姜钦峰
- 54 我也有一扇最踌躇的门/周湘华
- 58 低于一棵草/耿立
- 65 读书/金铃子
- 70 故乡的水井/张建安
- 74 谁偷了家里的“糖”/刘建华
- 76 安于静谧中/霜扣儿

- 
- 84 孢子孢子傻孢子/王立春
- 88 童年的游戏/吕振杰
- 93 如期开放的野菊花/朝 颜
- 98 一个人的鼓浪屿/芷 妍
- 104 抱 窝/南在南方
- 107 矮墙上的爬山虎/李红都
- 111 孩子,你的成长如此神奇/安世乔
- 120 一夜好梦枕余香/祝绘涛
- 123 美时光,暖时光/雨 兰
- 126 醉桃花/翟英琴
- 128 麻麻草/蔚桂兰
- 132 那些流水无情/刘 婧
- 141 竹林深处有人家/张 鉴

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

曹文轩

1

苏桥中学有许多住宿生。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好学校,它的学生是打破了地方行政管辖,从方圆十八里一个大范围里选拔出来的优等生。

舒袖、夏萤、唐蔓、杜珊珊同住一间屋子。

四个女孩很快乐，一回到宿舍就打闹着玩，女孩子家的肌肤神经极敏感，一碰及就咯咯咯地笑，可又偏偏喜爱互相抓挠。动作很轻，不像男孩那么鲁莽笨重，宛如猫儿们的游戏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一个一个缩成一团，咯咯咯地笑得身体乱扭。

就是这样的四个女孩,却在一个周末的下午,一个个显出一副丧气的样子来。原因是四个人都丢了东西,并且是她们回家去时一定要用来装扮自己的东西。

“我的皮鞋呢？”先是舒袖叫起来，随即趴在地上，在床下一阵乱找，“我的白皮鞋没有了！”

夏萤开始装扮自己。她当然要穿上那条墨绿色的毛料长裙子。那条长裙曾使她在一次舞蹈晚会上大出风头。她旋转着，那长裙飞张开来，旋成涡状，她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。

“我的裙子呢？我的裙子没有了！”夏萤叫起来。

这是一个性急的女孩，她把箱子里的衣服哗啦倒在床上，又一件一件胡乱地扔到桌上，随即又抖开被子，掀起褥子。转眼的工夫，宿舍已被弄得乱七八糟。

紧接着是唐蔓的宣告：“我的那双短袜丢了！”

她们都知道，唐蔓的那双短袜是她姨从香港回来时带给她的。一双超短袜，白色的，穿上脚，袜筒刚刚把脚踝遮住，名牌货，很结实。最可爱之处是两只袜子上各有两个红色的小绒绒球，犹如两颗樱桃在后面垂挂着。配上一双黑色平底鞋，在这偏远的地方，便显出十二分的洋气。

杜珊珊一看三人丢了东西，立即奔到自己的箱子跟前，掀开箱盖，紧接着一声：

“啊，我的帽子丢了！”

一顶多好看的蓝帽子！

皮肤细白的杜珊珊戴着它，走到哪儿，哪儿就会有一片宁静。她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一点，只要一戴上那顶蓝帽子，她的脚步就会一扫匆忙，而变得安闲轻盈。她喜欢戴着它，独自一人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，慢慢地去体味那种带着孤傲意味的宁静。

她们暂且停顿下来，琢磨这是怎么回事。当杜珊珊证实了门没有被

撬的痕迹时，又都立即显出“绝不罢休”的样子，直将屋子翻了个底朝天，一片狼藉，无法下脚。

舒袖噘着嘴冲着窗外。

夏萤不停地用脚踢着地上的东西，并且在嘴里叽里咕噜地叨叨不停。

唐蔓倚在墙角上生闷气。

杜珊珊反坐在椅子上，静静地伏在椅背上出神。

后来，她们只好锁了门，各自懊丧地回家了。

2

不可思议的是，当她们返校后的第二天，各人丢失的东西又都相继回来了。先是夏萤在箱子底下发现了那条长裙；后是唐蔓无意之中在枕下发现了那双短袜子；再后来，是杜珊珊睡觉铺被子时，抖出了那顶蓝帽子；最后，是舒袖在床下一眼看到了那双白皮鞋。

于是，四个女孩又互相抓挠起来，咯咯咯地差点没笑闪了腰。

可临近周末时，怪事重现，只听见四个女孩相继叫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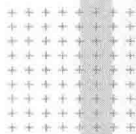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白皮鞋呢？”

“我的长裙子呢？”

“我的短袜子呢？”

“我的蓝帽子呢？”

这回，谁也没有再找，都以一种固定的姿势沉默着，只把眼珠挪到眼角，互相投以怀疑的目光。那种目光在四个人中间交叉、对撞、转着圈儿，弄得一个个都神经质的紧张。



“我们中间总有那么一个人!”夏萤用厉害的目光朝其余三个一扫,背起书包,哗一声拉开门,走出门时又咣当一声将门关上了。

余下三人一声不吭地也相继走出屋子。

与上回一样,等她们返校后不出两天,那些丢失的东西又再度悄然无声地回到了各人身边。

在这一周时间里,四个女孩之间,表面上关系依然如初,但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紧张之中。她们极不自然地谈话,极不自然地给对方报以笑声。她们各自时时刻刻地在心里问:到底是谁偷用了我的东西?并在心里骂一句:好没有脸皮!大家都一心想着让那个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她们装得若无其事,但眼睛总是猜疑地观察着同伴。要命的是她们都无法判断这事到底是谁所为,又仿佛觉得谁都可能做出这种事来。于是,她们整日心神不宁,烦躁不安。

星期五晚上学校操场放电影,一个说走,其他三个也齐刷刷地跟出屋子,生怕落下让人生疑。看了一半,夏萤悄悄地离开人群,沿着屋檐下的暗处,带着一个侦探的心态突然出现在宿舍门口。她正盯着门看,忽听到后面有脚步声,回头一看,舒袖她们三个几乎是同时也回来了。她盯着舒袖她们三人看,舒袖她们三人盯着她看。她忽然觉得自己太愚蠢,脸上火辣辣地臊。

杜珊珊打破了尴尬:“渴,我回来喝口水。”

其余三个人一时不知说什么,都跟着说:“我也渴,回来喝口水。”

于是四人进屋喝水,喝了很多水,喝得咕噜咕噜响。

唐蔓说:“再去看吧。”

一个个又走出屋子。

等她们看完电影回到屋子，舒袖的白皮鞋、夏萤的长裙子、唐蔓的短袜子、杜珊珊的蓝帽子又不翼而飞了。

四个女孩一声不吭，熄了灯上床睡觉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唐蔓她们互相密切注视着各自在往包里装什么。只有舒袖一人呆坐着。

舒袖这人有点怪，常常神经兮兮地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凝神，像在梦幻里飘浮着，一忽儿很悲哀，一忽儿又笑起来，也不知笑什么。

“舒袖，你还不准备回家？”夏萤说。

舒袖“哦”了一声，有点结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没有什……什么好准备的。”她起身说，“我先走了。”

舒袖出门不久，细心的杜珊珊忽然皱起眉头：“怎么每回舒袖都是空着手回去呢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夏萤和唐蔓，两人眼睛都变得很大很亮：“是啊，舒袖每次都是空手回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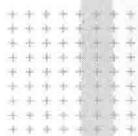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，她回来时，却总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。”杜珊珊又发现了什么，神情有点兴奋。

三个人一下子把怀疑集中到了舒袖身上。

她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走出屋子。她们看见舒袖的身影一闪，进了教室后面的活动室，便一起在一排女贞树后蹲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舒袖出来了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走出了校门。

夏萤要冲上去，却被杜珊珊拦住了：“我们也不能随便翻人家的包呀，万一包里没有我们的东西呢？”

唐蔓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

杜珊珊说：“我们悄悄跟着。她总要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吧？”

夏萤却有点怀疑起来：“她干吗要拿我们的东西呢？拿了就拿了，干吗又要还回来呢？”

三个女孩既恼怒又纳闷，就悄悄地跟在了舒袖的后面。

3

舒袖没有往家走，却朝与家完全相反的方向去了。走出三里地，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。夏萤她们三个等下一辆车开过来，也都赶紧上了车。不知舒袖在哪儿下车，三个人就往两边的车窗外看。

“瞧！”夏萤指着窗外。

舒袖正朝一座离公路大约 500 米远的小镇走去。

三个女孩下了车，闪到大树背后，然后远远地跟着。

快到小镇时，舒袖一闪，进了一片小树林。

三个女孩立即躲到大树后，目光紧紧地盯着那片小树林。

大约过了一刻钟，从树林里走出一个漂亮的少女来。她的出现，使大树背后的三个女孩，禁不住轻轻“哦”了一声。

白皮鞋，带绒绒球的短袜，墨绿的长裙，一顶蓝帽子，将平日总是一副忧郁神情的舒袖打扮成了一个小小的美人儿。

天气很晴朗，天也蓝，云也白，空气很干净，一目十里。正是初秋季节，广阔的田野，颜色鲜明，一派宁静。

舒袖的出现，倏忽间使天地变得更加清新澄明。

她往后捋了捋漆黑的头发，走向小镇。

三个女孩跟着。

舒袖像一阵风，荡进了小镇。

那是一个古老的小镇，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街，街两旁是一式的青砖小瓦房子，房顶瓦垅里东一棵西一棵地长着杂草。有一家照相馆，几家铺子，还有一些卖杂货的摊子。街上颇有些行人。

舒袖是很高傲地走进小镇的。她的身体挺得很直,那张有优美下巴的脸微微上仰。她微笑着用两道微带蔑视的目光瞧着人们。

长裙子，短袜子，都极合适地装扮着舒袖，尤其是那顶带着瓜蒂的蓝帽子轻轻地扣在长发上，分明衬出一番高贵来。

皮鞋跟上的金属片,有节奏地敲打着青石板。

舒袖的出现,使有几分喧闹的小镇忽然平静下来。人们仿佛一下子被凝固住了,各种正在进行中的动作,不到完成,中途停止,只有一束束目光随着舒袖的身影而移动。他们笑脸相迎,有些人甚至显出夸张的羡慕神情。

舒袖的打扮，在这小镇上，无疑是出众的，独一无二的。不仅如此，土里土气的小镇以及同样土里土气的小镇上的人，还陪衬了舒袖，使她更加光彩照人。

舒袖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步子越发轻盈，面色越发红润，眼睛越发明亮，眉宇间的傲气也就越发明确。

夏萤她们三个闪进一家小铺。这样，她们便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舒袖。她们很是惊奇：那个木讷的、老是痴痴迷迷的舒袖呢？眼前的舒袖是那么精神，那么富有生气，又是那么的高傲！

街上出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。他穿着一套很不错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一双皮鞋锃亮。男孩的穿着，在这样一个小镇，无疑也是出众的。

但，夏萤她们很快发现，这个穿着贵重衣服的男孩似乎有点痴呆。他的目光极愚蠢，动作稀奇古怪，甚至有点猥琐。他不是一跳一跳地走路，就是像只站在铁丝上的母鸡一般来回晃动着身体。

舒袖似乎很在意那个男孩，长时间地立在他面前，蔑视地望着他。

傻子一下子变得规规矩矩，甚至显出诚惶诚恐的卑下模样。

舒袖讥讽地一撇嘴，又飘然而去。

傻子手抱着手，愣愣地望着她。

舒袖就那么样在青石板路上走着，慢悠悠，晃荡荡，样子很像出类拔萃的时装模特儿在向众人展示她的身姿和服装。

这小镇上的人皆摆出奉承的脸相来。舒袖走到哪儿，都有人向她点头，不少人还亲切地叫一声“袖袖”，仿佛她在这小镇上的出现是件很重大的事情。

舒袖招摇过市。

舒袖的得意、傲然、不可一世的模样，使夏萤她们三个相当反感。

“臭美！”唐蔓说。

“穿人家的，戴人家的，美了她了！”杜珊珊说。

夏萤说得有点刻薄：“不要脸！”

“别这么说，孩子！”一直也在看着舒袖的杂货铺的老婆婆脑袋颤颤抖抖地说。

“她偷了我的裙子！”

“她偷了我的袜子！”

“她头上那顶蓝帽子是我的！”

老婆婆说：“我知道，全镇上的人都知道。”她的嘴总在无意识地翕

动，仿佛在咀嚼什么永远也嚼不烂的东西。

三个女孩疑惑不解地望着老婆婆。

“你们是她的什么人？”

“同学。”

“你们就原谅袖袖吧。”老婆婆说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老婆婆总是晃动着脑袋。“你们是该知道呢。”她搬来一张凳，“几个闺女，坐下。”

三个女孩便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听老婆婆絮絮叨叨地说起来。

4

“早先，袖袖家就住在这个小镇上，在镇尾上有两间茅屋。她老子总是倒霉，从没发过财，在这镇上是穷得出了名的。他欠了一屁股债，走到哪儿，都抬不起头来。四十来岁，背就驼得像口锅了。他们家孩子，就没穿过好衣服，拾人家的，捡人家的，老大穿了老二穿，老二穿了老三穿，一个个穿得像飘布片似的。人不是东西呢，论衣服看人高低呢，狗眼儿！他们家孩子总不被人瞧得起，那些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也不是东西，尽欺负人家。袖袖都十一二岁的大闺女了，没套好衣服遮身，白生生的，不是露出脊梁，就是露出大腿来。这闺女怕羞，老待在家里不出来。要是出来，总是顺着墙根走，就没见她抬起头大大方方地走过路。换个没皮没脸的闺女，也就罢了，可这闺女又死爱美。衣服虽破，头上却总爱插几枝野花。这闺女又长得那么俊，本该打扮打扮呢。这孩子打七八岁起，就老爱一个人坐着，在那儿愣神。十三岁那年，突然地，脑子就坏了。这话说

起来就长了。

“你们见着那个傻子了吗？呸，在街上晃着的那个呢。别看是个傻子，也欺负人呢，专拣穿破衣服的人欺。狗也这样呢，看见你穿得布片似的，就追着咬你。那天，袖袖在街上走，傻子看见了，斜着就过来了。傻子家当然有钱啦，人家家里有厂，全镇上的一号大财主。听说存折就有十七八个，分好几处放着呢。别看是个傻子，城里人也没有他穿得好。他把袖袖拦下了，又刮鼻子，又吓唬，还用手在袖袖身上东抓西摸的。袖袖恼了，就打了他一记耳光。傻子就哭着回去，把他娘老子哭出来了。傻子再见着袖袖，上去就抓就咬，还把袖袖按在地上撕她的衣服。袖袖一动不动地趴着，只是哭。

“消息传到镇尾上，袖袖的老子来了。两家大人就吵开了。袖袖哭着告诉她老子，说傻子先欺负了她。傻子的老子就问围观的人是这样的吗？谁也不出来做证，一个个，屁都不放一个地站着。好多人明明是看见的。傻子家势力大，这镇上，几乎家家有人在他家的工厂做工。谁帮袖袖说真话呀？不然怎说人不是东西呢！

“袖袖的老子等了半天，没见着一个人出来说公道话，抡起大巴掌，就给袖袖一下，还骂她。人散了，就袖袖一个人坐在墙根下。第二天，这孩子的脑子就不怎么对头了，能坐在那儿一天痴呆呆地想事。过了几天，听说脑子真是有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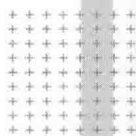
“人总还算有颗心。从那时起，小镇上的人，就觉得对不住这闺女，见了她心里就有愧。袖袖的妈妈说，袖袖一边想一边说，说的全是衣服。袖袖高兴时，那是她觉着自己穿了好看的衣服了。后来送到医院住了三个月。回来后好多了。可就是不能上街，一上街就容易犯病。她老子看

看在这小镇上也没什么好待的，就带着全家老小，迁到十八里外的大河边上去了。可袖袖忘不了这小镇。她跟这小镇上的人有仇呢！这不，最近，每星期回来一次，穿得体体面面的。大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让这闺女开心，不揭穿了，一个个奉承着她。你们别骂她，别在心里小瞧了她。她比谁都聪明。就这样，不还考上好学校了吗？就别揭穿了她。衣服穿个一两回也穿不坏的……”

5

舒袖依然在青石板上走着：笃、笃……

三个女孩躲在门后，一直看到天将黑，舒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个小镇……



我们能不能活得和孩子一个样

小 山

初夏回北方老家乡下，在河边碰上两个从镇上来郊游的孩子。看到河流的那一刻，孩子们大呼小叫，顺着河岸一路奔跑，他们的家长却没能准许他们脱鞋下水。我在河里随意走动拍照的情形，让他们羡慕极了，看我的眼神仿佛是在看月亮上的人……其实河水很浅，比我童年课本中《小马过河》里的那条河流更浅。

儿童和大自然相依的天性，是极其生动的。他们生来就有依附自然的本能：和昆虫亲密无间，用心地观察飞鸟，在草地上对蒲公英的小花朵和随风飘走的伞状果实产生好奇，即便突然而至的一场大雨或一阵旋风也会给他们带来欢乐。他们的眸子是清亮的，像晨露似的不染尘埃，睫毛像鸽子的羽毛，他们的嘴唇像花蕾的花瓣。一个没有儿童的世界，即使星光灿烂，星星也显得衰老。有了孩子嬉闹，巨人的花园才不会荒芜，春天才一次次地来临。可以说，孩子是大自然最为灵动的那部分。